

少年文学译丛

# ДЕВОЧКА, КОТОРОЙ ВСЁ РАВНО

## 无所谓的小女孩

[俄罗斯]阿尔贝特·利哈诺夫/著

赵振宇/译

少年文学译丛

ДЕВОЧКА, КОТОРОЙ ВСЁ РАВНО  
无 所 谓 的 小 女 孩

АЛЬБЕРТ ЛИХАНОВ

[俄罗斯] 阿尔贝特·利哈诺夫 / 著

赵振宇 / 译

---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所谓的小女孩 / (俄罗斯) 利哈诺夫著; 赵振宇译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8

(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·俄罗斯文库·少年文学译丛)

ISBN 978-7-5153-3665-7

I . ①无… II . ①利… ②赵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 .  
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5449 号

---

Девочка, которой всё равно

Copyright ©Альберт Лиханов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China Youth Press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《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·俄罗斯文库》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，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。

---

责任编辑: 王钦仁

书籍设计: 瞿中华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7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印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70 × 1240 1/32

印张: 3.75

字数: 60 千字

印数: 1~5000 册

版次: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---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---

# 目录

第一章 | 透过女孩之眼 \_\_\_\_\_ 001

    第一眼 / 002  
    衣着光鲜的少女 / 003  
    相识 / 004  
    奥莉加·奥列戈芙娜 / 006  
    济娜彼得罗芙娜 / 007  
    交谈 / 010

第二章 | 透过少女之眼 \_\_\_\_\_ 015

    如何是好 / 016  
    不同的阶梯 / 019  
    我到底是谁 / 021

胖胖的大妈们 / 024

在家里 / 028

第三章 | 透过女孩之眼 \_\_\_\_\_ 033

博物馆 / 034

水果冰淇淋 / 041

奥劳拉的世界 / 046

奥劳拉的世界（续） / 052

第四章 | 透过少女之眼 \_\_\_\_\_ 057

诚恳的谈话 / 058

夜间显灵 / 062

第五章 | 透过女孩之眼 \_\_\_\_\_ 067

思索片刻 / 068

“人为财死……” / 074

第六章 | 透过少女之眼 \_\_\_\_\_ 081

绝望 / 082

当铺 / 086

娜斯佳—阿娜斯塔西娅 / 093

娜斯佳的告解 / 097

娜斯佳—阿娜斯塔西娅（续） / 099

不眠之夜 / 101

别离还是重逢？ / 104

重逢还是别离？ / 106

第一章

透 过

女 孩

之 眼

## 第一眼

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她需要从我这儿得到点儿什么。我老早就学会察言观色了：如果人们需要什么的话，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和善，和善到有点儿虚伪，甚至还会很殷勤呢。有的人会板起脸来装严肃，那就再糟糕不过了。而那些对你无所求的人，他们的脸是冷漠的，面无表情的。

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——对你一点儿也不关注（上帝保佑，可千万别关注），没有丝毫兴趣。甚至他

们的眼里也没有你，他们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人。甭管有你没你，他们全都无所谓。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要打起十倍的精神仔细辨别。用不着担心那些不注意你的人，反而要留意那些聚精会神地看着你、还悄悄对你微笑的人。

### 衣着光鲜的少女

就是这个人。她穿过院子，微笑着向我走来。打扮得不错——白裤子，白上衣，淡褐色头发，蓝眼睛——简直是个芭比娃娃嘛。看样子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可我跟这些大人打过好多次交道了，知道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。只有受罪而已。

我悄悄地走向房门口——这不算什么，我都没开跑呢。

她叫我：“小姑娘！”

我没转身，只是加快了脚步：这儿小姑娘还少吗？

我真恨不得摆脱她，哪怕一会儿也好。可是这时我面前冒出胖胖的、像头母鲸的副院长玛丽万娜，她挡住了路。

“你怎么回事，小姑娘？”她讨好地问，“难道没听见有人叫你吗？”

这个胖婆娘玛丽万娜真是个福星。成天粥啊菜汤啊的狂吃滥喝，可就是记不住我们的姓氏，甚至连名字也记不住。

只好转身了。

## 相识

“你就是娜斯佳吧？”她问，我感觉她有点紧张。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脸。确实，她尽管笑着，却不知怎么有股奇怪的紧张劲儿。总的说来，她倒不讨人厌。

她有点不自信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娜斯佳·白科娃？”

“是黑科娃。”我移开目光看向别处。

“怎么会！”这个衣着光鲜的姑娘差点儿呛住，把名单凑到眼前，然后又猛地放下，问道：

“你开玩笑呢吧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回答，“白天我是白科娃。可现在我  
是黑科娃。”

“可现在就是白天啊？”她惊讶地叫道，不知怎么  
还有点儿开心。

“哎呀，”我叹气说，“你只是这么感觉而已。”

“看看吧，”母鲸玛丽万娜在我背后低声说，“他  
们连自己的姓都能改呢。”

“不是改，是搞混。”我不知为何顶嘴。

其实我知道为什么。这是我的“逆反心理”在作怪。

## 奥莉加·奥列戈芙娜

这时她让我吃了一惊。还是以最简单的方式。

“来，”她说，“咱们认识一下吧。我叫奥莉加·奥列戈芙娜。”

我有点儿发窘。我还从来没碰见过这种名字。奥莉加！还奥列戈芙娜！俩“ao”，俩“l”。听着像“奥—劳—拉”。不知怎么感觉圆滚滚的，让人不习惯。而我们这儿都是些别别扭扭的玛丽万娜、济娜彼得罗芙娜、尼娜斯捷潘娜。

大概是看我有点迟疑，“奥劳拉”连忙解释。

“我在大学心理系念书，”她说，“学校派我来你们这儿实习。我请求他们让我来找你，明白怎么回事儿了吗？”

可这全不顶用。

为什么来找我？怎么，其他人还少吗？

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跟她说过了。

我简直有点儿喜欢她发颤的样子，像精致的小玻璃杯一样。她的小脸儿微微颤抖起来，大概是因为出乎意料吧。

我就喜欢这个！就喜欢大人紧张的样子。他们跟我说话，却搞不懂我。

也犯不上，用不着搞懂我！

用不着拍我的马屁，想让我信任你们，没门儿！就让你们的指头儿干干净净，保养得宜吧，就奥劳拉的那样。啊，真想就这么叫她。

可我转身背对着她走向了卧室。

### 济娜彼得罗芙娜

我坐到床上，尽管这样是不允许的。本该坐到椅子上。可靠墙摆的那一排椅子太孩子气了，像给幼儿园小毛孩儿们的。而我们已经不是毛孩子啦。有上二年级的，有

上三年级的。总的说来……

所以我就坐床上了，无所事事地晃着腿。不知怎么，我猜到了，人们还会缠着我不罢休的。

一个值班的匆匆赶来，喊道：

“白科娃，去找院长。”

这我就不懂了。要知道“院长”这个词是阳性的。而我们的济娜彼得罗芙娜分明是阴性的，甚至是婆娘性的。去找她的路上我偷偷笑了：俄语里怎么没有婆娘性呢？要是有岂不更清楚明白些。

济娜彼得罗芙娜是个大块头的婆娘，快赶上玛丽万娜了。但玛丽万娜是头十足的母鲸，头和身子都长到一块儿去了，脖子上还泛着油，我们的副院长看上去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。而阴性的院长呢，只是有点像而已。她现在还只像头母鲨鱼。露在衣服外面的胳膊让人想起小乳猪，脖子让人想起大香肠，胸是藏起来看不到的火腿，而身子呢……怎么说好呢……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济娜彼得罗芙娜身下坐着的不是椅子，而是我们的管理员叶罗

费耶奇专门给她定制的无靠背大宽凳。

而院长那张脸活像长了眼睛的西瓜，嘴像西瓜上的小洞。

我进门的时候，从这个小洞里传出了低吼：

“什么白科娃、黑科娃！还什么‘栗发科娃’‘红发科娃’！不管你叫自己啥，都得给我去找她！”

她这一通乱喊还挺押韵的呢，简直像首小诗了。这个大块头的女人！

这个大西瓜尖声尖气地哈哈笑起来。她的语气毫无恶意。也许还是带着请求的口吻跟我说话呢。

办公室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和胖墩墩的济娜彼得罗芙娜。她这一手儿够狡猾，我是说她刚作的那首小诗。不然，我可能会顽抗到底的。

事实上我只是撇了撇嘴，点点头，出门来到了走廊上。到了那里我才笑起来。

准确地讲，我只是抽噎了一下。

## 交谈

我走到院子里，又见到了“奥劳拉”。她还站在我刚才转身走开的地方，好像一步也没有动过。那么，院长又是怎么知道“黑科娃”这回事的呢？

我走到这个漂漂亮亮的芭比娃娃跟前，问道：

“你要干啥？”

不知怎么，她哆嗦了一下，请求道：

“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那就谈吧。”我冷淡地答道。

“得谈很久呢，也许要好多天。”

我一点也不惊讶，早就猜到会这样。我忽然很累。

“你是警察局派来的？”

“你这是从何说起？我是个大学生。”

可我不信。这里，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，打听各种各样的事。好像我从没见过这类人似的。

我们穿过孤儿院的院子，绕过淌鼻涕的小毛孩儿和他们的教导员。几个高年级的小伙子跑过我们，傻了吧唧地互相喊着一些不成句的话：

“喂！”

“哎一哎！”

“啊哈！”

这伙滑头，装得像傻瓜一样。

看到他们这副样子，我的小芭比缩成了一团，觉得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舒服。她恨不得赶紧从这儿一溜烟跑掉——那就跑掉好了，非缠着我干吗呢？

我们终于在阴凉处找到了一张长椅。她打开手提包，拿出几张纸，摇身一变就成了危险人物。

“那么，你小名叫娜斯佳？大名是阿娜斯塔西娅呢，还是娜斯塔西娅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不明白她的话。

“呃，对应你的小名‘娜斯佳’有两个不同的大名。”

“不同的大名？”这个想法我蛮喜欢，可我不知道

自己的大名，就耸了耸肩，说：

“我无所谓。”

“我会弄清楚的，”奥劳拉说，“待会儿我去查查你的个人档案。”

随后，她不再看材料，迅速把它们包起来，放进手提包里。也许，“包”之所以叫“包”，就是因为能把东西包起来？

“我们就聊聊天好了。”芭比提议说，对我微笑了一下，大约是想讨好我。

可我提防着呢。

“你喜欢什么东西？”她问。

“没什么喜欢的。”我回答。

“哎！”她吃了一惊。“那冰淇淋怎么样？汽水喜欢吗？馅饼呢？”

“我都无所谓。”我说。“给什么吃什么。”

“哎！”她又吃了一惊。“那小猫小狗你总喜欢吧？看见它们你开心吗？”